

黄花闺女 池塘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黄花闺女池塘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花闺女池塘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74-0

I. ①黄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1747 号

黄花闺女池塘

HUANGHUA GUINÜ CHITANG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字 数 245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74-0
定 价 3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吃青杏的时节	001
村 姑	053
年年柳色	103
青藤巷插曲	155
凉月如眉挂柳湾	237
黄花闺女池塘	307

吃青杏的时节

1

一家之主的夏打盹儿，三盅酒入肚，就像摇身一变，瘦削的瓦刀脸挂了红，纸糊驴大嗓门儿，芝麻粒的胆子鸡蛋大，脾气长十围。这时候，他一声令下，老伴鹅儿黄和三个女儿，虽不是跪接圣旨，也都低眉顺眼，不敢牙迸半个“不”字儿。生人冷眼一看，真当他是佛龕里的灶王爷，关上门金口玉言。

但是，真假虚实瞒不了当方人。鱼菱村大人小孩都摸底，等到夏打盹儿的酒气一过，不过是鹅儿黄手中的傀儡，三个女儿也没有一个人真怕他。大女儿金枝跟她娘搓一股绳，插圈拴套。二女儿玉枝一张整脸子，心里长牙，暗暗怨恨他只比泥胎石人多一口气。三女儿翠枝是老两口子的眼珠子，姐妹三个中的千金小姐，犯起小姐脾气来，敢放火烧房；夏打盹儿能被小女儿赏半个脸，窝头吃得比馒头香，咸菜疙瘩尝出炖肉味儿。

夏打盹儿这大半辈子，虽不是坑坑洼洼走背字儿，可也不是步步登高踩在鼓点上；虽没有大道上翻车，小河汉子里翻船，可也不是轻车快

马，一路平安，顺水推舟，一帆风顺。

大女儿金枝，是鹅儿黄改嫁给他带过来的，二女儿玉枝，是他的前妻所生，这姐妹俩都是二十六，只不过生日有大小。三女儿翠枝儿，却不是花开两朵，各占一枝了，而是他们这二茬子夫妻结下的一颗香瓜，也二十三四了。于是，这一家五口人，竟出了六个心眼儿。

心眼多的是鹅儿黄。

鹅儿黄原名黄鹅儿，自幼生得花骨朵似的，只因心眼子重，坠住了身子不长个儿，跷起脚尖也不够尺寸，五官四肢都显得小气。可是，个子虽小手儿巧，她家在村外河边有一块瓜田，种一篓蜜的甜瓜是她的拿手戏。她下地头上扎一幅西湖毛巾，前额上迎门当户一朵红牡丹，三里外照花入眼。远处耨地的小伙子，叶叶扁舟上打鱼的，杨柳岸边背纤拉船的纤夫，都停了锄，收了网，住了脚，伸长脖子看直了眼；鹅儿黄东扭身子西转腰，好像躲闪这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，却是人人都能见一面。有位贼眉鼠眼的相面先生，从瓜田外路过，口干舌焦嗓子眼冒烟，想哄骗几个瓜解渴，突然直盯盯站在路上，直勾勾死盯住鹅儿黄。鹅儿黄被他看得又羞又恼，骂道：“剜出你的眼珠子！”相面先生却惊惊乍乍长叹一声：“可惜呀，可惜！”鹅儿黄走上前来，沉着脸儿喝道：

“大白天你跟我装神弄鬼，我喊人来把你倒挂在歪脖树上，掏出你的牛黄狗宝！”相面先生鬼鬼祟祟一笑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姑娘，看你的眉眼口齿，上上大吉，早几十年能嫁个四品道台，五品知府，七品县令，大富大贵，白头到老；只可惜身量矮小减成色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半截子的命相。”鹅儿黄动了心，慌了神儿，赶忙摘下两个一篓蜜，双手捧到相面先生面前，问道：“您看我上到何处，下到何方？”相面先生一边

大口吃瓜，一边近瞧细看，饱餐秀色，才说：“不是天上比翼鸟，就是地上连理枝。”鹅儿黄猜不出这两句谜语，又追问道：“拐弯抹角，您把我装进闷葫芦；直出直入，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”相面先生满肚子甜瓜，润透了嗓子，摇头晃脑说了声：“天机不可泄露呀！”扬长而去。过了几天，鹅儿黄那个赌鬼老爹，欠下宝局子老板的印子钱到了日子，赌鬼老爹身无分文，鞋底抹油溜之大吉。宝局子老板带领他的两名长工，到黄家打、砸、抢，两名长工里有一个就是夏打盹儿。鹅儿黄害怕宝局子老板把她抢走，卖给人贩子，慌乱中搬个板凳垫脚，爬进墙柜躲藏起来。谁想，宝局子老板进门就看上了大墙柜，喝令两名长工拴绳套，找杠子，把大墙柜抬回去。宝局子老板的二儿子，在通州城里的一家钱庄当小跑儿，回家歇伏，大墙柜抬进他屋里；天大黑了，闷了个半死的鹅儿黄，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宝局子老板的二儿子打开墙柜，把哭哭啼啼的鹅儿黄抱到炕上。强扭的瓜不甜，鹅儿黄一条冷身子，一张哭丧脸，宝局子老板的二儿子便觉得柴火妞子土里土气，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嫖妓宿娼不回家，鹅儿黄孤灯冷雨守空房子。一座四合院，北房是宝局子老板的住屋和他的赌场，东厢房住的是宝局子老板的大儿子那一窝三口，鹅儿黄一个人住三间西厢房，南房是牲口棚和长工屋。有一回，梆打三更月光天，夏打盹儿给牲口棚里的骡马拌夜草，睡眼惺忪，恍惚看见一只羊钻进西厢房，过了一会儿，忽听鹅儿黄睡梦中一声尖叫：“鬼！”夏打盹儿一根根头发直竖起来，但是见死不救枉为人，便提着拌草的柳木棍子闯进鹅儿黄的卧房，只见一个白乎乎毛森森的妖怪，把鹅儿黄压在身下，夏打盹儿一棒打下去，妖怪啊呀一声，扔下鹅儿黄落荒而逃。夏打盹儿听出是宝局子老板的水音儿，吓得麻了手脚，第二

天宝局子老板躺倒起不了炕，夏打盹儿端茶送饭，煎汤熬药，看见宝局子老板的脊背上一道黑紫的棒伤，身边一件破裂的翻毛老羊皮袄，狠咬住嘴唇才没有放声大笑。从这一天起，鹅儿黄一见夏打盹儿便脸一红、低下头眼泪打脚面；夏打盹儿也就夜夜支起耳朵睡觉，天长夜短也要醒几回，给鹅儿黄看门打更。“土改”时候，宝局子老板划了个破落地主，鹅儿黄过门不到一年时光，成分划到娘家栏里，便跟宝局子老板分家另过了。夏打盹儿分到几亩地，也就不再扛长工，回鱼菱村自立门户。他在长工棚里卷铺盖，鹅儿黄脸色惨白走进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打盹儿，你把我带走吧！”他吓了一跳，眨了眨眼说：“我不要活人妻。”鹅儿黄木木呆呆地说：“我跟那个冤家早就牛蹄子两瓣了。”夏打盹儿伸出手，说：“拿休书来！”鹅儿黄见夏打盹儿不肯收下她，只得孤身一人过日子。解放以后，鹅儿黄硬着头皮进城去找宝局子老板的二儿子。那小子很会见风使舵，从私人钱庄跳到县银行去了。他自知出身不好，媳妇找上门来，不但不敢推出门外，反倒笑脸相迎；破镜重圆之后，鹅儿黄开花结果生下个女儿。她哪里想到，宝局子老板的二儿子猫皮狗脸，忽然一天当上股长，就心毒手狠跟她离了婚。清明时节，凄风苦雨泥泞路，鹅儿黄怀抱三岁的女儿回娘家，从鱼菱村渡口过河，猛然看见夏打盹儿身背一个小女孩儿，正给河滩沙冈上的一座新坟烧纸上供。原来，夏打盹儿娶了个五大三粗的女人，这个女人一心想发家，起五更爬半夜，舍命不舍财；两口子盖三间房，不找一个帮手，上梁那一天，女人肩扛一架大柁，登梯子爬高，头昏眼花失了脚，砸死在大柁下。两颗苦瓜一根藤，从此，鹅儿黄和夏打盹儿，一对断肠人搭了伙。当年那位相面先生，正是鱼菱村的人，姓郑，抱着儿子九品到夏家串

门，鹅儿黄拦住他，问道：“你这个马勺混饭吃的家伙，我脸朝黄土背朝天，算是哪一国的天上比翼鸟呀？”相面先生面无愧色，嬉皮笑脸地答道：“你跟夏打盹儿土里刨食，不正是地上连理枝吗？”

二十几年过去，虽然过的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的日子，鹅儿黄和夏打盹儿却是情投意合，而且给鱼菱村留下一桩佳话。鹅儿黄一过五十，沾上了九斤老太的脾气，喜欢对晚辈人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常常慨叹：“这年月，年轻人看电影邪了心，小媳妇子们脸皮半尺厚，不到晌午就盼天黑。”小媳妇子们反唇相讥：“难道您没有过年轻时节，难道您当年怕天黑？”鹅儿黄满脸正色，说：“我不怕天黑，就怕天亮！”小媳妇子们雁声一齐叫：“不怕天黑怕天亮，您的脸皮厚一尺！”

夏打盹儿的性子，软不软，硬不硬，蔫不蔫，欢不欢，黏黏糊糊，老牛破车；全凭鹅儿黄鬼点子多，坐在炕上指东画西，呼来唤去，将老头子拨弄得团团转。

这三年，年年吉庆有余，积存了七八千元；金枝和玉枝要出嫁，翠枝不离家门却得盖房子，招个称心如意的倒插门女婿。夏打盹儿仍然不慌不忙，按兵不动，好像口渴了打井不算迟，临上轿扎耳朵眼儿也不晚。

鹅儿黄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2

四框都是柳棵子地，就像四堵墙，四道篱笆，包围一座八丈宽九丈长的大院落。一亩二分地，一半沙冈，一半洼坑。三间土房和两间泥棚，顶在沙冈上；一连三天雨，洼坑一片蛤蟆塘，绿纱翅膀的蜻蜓落在

粉红的狗尾巴花上。沙冈和洼坑之间，几棵高大的杏树，像几把伞，擎天而立。

要想盖房子，就得扒倒沙冈垫洼坑。可是，夏打盹儿一把老骨头，气力不足了，鹅儿黄两只小脚，肩不能挑筐，手不能提篮，只会上嘴片碰下嘴唇，舌头敲花梆子，上场出不了力。大女儿金枝又娇又懒，怀抱彩球只想抛到城里去，哪里肯为盖房子脱一层皮，掉几斤肉，磨出两手老茧？二女儿玉枝能顶个大小伙子，单枪匹马上阵，士气不高。青堂瓦舍新宅院是三女儿翠枝的嫁妆，翠枝却最不用心，也不动手，早出晚归脸朝外，又饿又困才回家吃饭睡觉，像住店打尖的过客，不像这家人。

这天傍晚，夏打盹儿和三个女儿一同收工回来，老头子进屋上炕，闭眼一躺，玉枝做饭，金枝炒菜，翠枝不喜欢围着锅台转，搬一只春凳在杏树下，打开一天到晚带在身上的小半导体收音机，听关牧村唱歌。全家五口人，难得饭桌子上大团圆，鹅儿黄觉得，今天是黄道吉日。

“金枝，瓶里还有酒吗？”鹅儿黄忽然问道。

这是明知故问，弦外有音。

两手交叉着垫住后脑勺，仰八脚儿粘在炕席上的夏打盹儿，挺尸的身子动了动。

金枝在外屋答道：“零打的散酒还有两口。”

“买一瓶原封红粮大曲！”鹅儿黄下令，“万一来了客，一毛二分钱一两的薯干酒，怎么有脸拿到饭桌上？”

夏打盹儿坐了起来，两条腿搭在炕沿上。

“我炒菜占着手，您另请高明吧！”金枝明白老娘的用意，却不同意老娘的手段。

“我去！”玉枝心疼她爹，自告奋勇。

“你做完饭还得剁猪菜！”鹅儿黄不许二女儿手上沾一分钱，嗓子拔个高音，“翠枝儿，辛苦你了，你到小卖部买一瓶好酒来。”

夏打盹儿坐不住，双脚找鞋。

“等一等！”杏树下的翠枝儿脆生生答道，“我听完这支歌就去。”

夏打盹儿已经穿上鞋，走到院里，拿起铁锹，推起胶皮轱辘独轮车，到坡下推土垫坑去了。

翠枝儿买酒回来，鹅儿黄亲自动手，炒几个鸡蛋，炸两把花生仁儿，拌了个香油细盐腌黄瓜，又拌了个青蒜芝麻酱绿豆凉粉，四盘酒菜。

“翠枝儿，搬桌子，搬板凳，洗酒盅！”鹅儿黄小声吩咐，“听我一声咳嗽，喊你爹吃饭。”

翠枝儿却心疼老爹的老胳膊老腿，马上甜着嗓子叫道：“爹喝酒喽！”

“得令！”夏打盹儿一副梆子老生的腔调，眉开眼笑从坡下回来，“我再把你们的镰刀磨一磨。”

他到屋檐下，搬过磨刀石，打一盆清水，把三个女儿的三把镰刀磨得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这才洗了手，擦把脸，在饭桌主位上落座。

三个女儿摸透了老爹醉酒撒疯的脾气，早匆匆吃完了饭，各奔东西，只有老伴鹅儿黄作陪。

“快吃吧！”鹅儿黄递过一双红漆金花筷子，“酒足饭饱，安安静静炕上一倒，睡个香香甜甜大觉，舒筋活血养身子，一大早起来四肢八叉都是力气。”

“哎呀，凉热四盘！”夏打盹儿又咂嘴，又搓手，“我没有多大酒量，只不过想沾一沾唇，辣一辣嘴皮子，也就算过了瘾。”说着，咬开瓶盖。

“要喝，就得像个样儿！”鹅儿黄抢过酒瓶，给老头子把盏，“信贷社里存款七八千块，够你喝上多少缸？”

夏打盹儿啞的一声，一饮而尽，哈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有钢用在刀刃上，可不能吃净喝光。”

“小点口儿，别忘了吃菜！”鹅儿黄又满上一盅，“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才受穷。这七八千块钱，花在哪一板哪一眼，你得掏个主意。”

夏打盹儿夹起一箸炒鸡蛋，扔进口中，吧嗒着嘴呵呵笑道：“你的肚子是小杂货铺，还是你掏吧！”

“盖房！”鹅儿黄书归正传点了题，“这块大宅院，盖上八间大瓦房；三间是咱们老两口子的安乐窝，五间是翠枝儿坐地招夫的鸳鸯阁。”

夏打盹儿点点头，又喝下一盅酒，脸上挂了色，皱起眉头，说：“咱们翠枝儿如花似玉，只差三分没有金榜题名，不招个大学生，也得招个中专生，不能委屈了我的秀才女儿。”

“你这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。”鹅儿黄也发了愁，“城里喝过几瓶墨汁的小伙子，八抬大轿请不动，刀搁脖子上也不愿娶个柴火妞子呀！”

“八口人住一间鸽子笼，一家子腌酸菜，眼皮子薄，眼窝子浅，还要端出一副空架子！”夏打盹儿骂起来，“他们哪里知道，乡下人富起

来，柴火妞子变成了千金小姐，娶个媳妇还白得一大笔压箱子钱，多么上算。”

“翠枝儿还小，她的亲事，倒不算火烧眉毛。”鹅儿黄赶忙给老头子败火，笑嘻嘻拐到岔道上，“金枝眼看要出门子了，她的压箱子钱，咱俩得拿定个数目。”

这时，夏打盹儿已经三盅酒入肚，头上冒汗，脸红脖子粗，翻着眼皮问道：“你打算给多少？”

“给多了，割咱们的肉；给少了，叫人家笑掉大牙。”鹅儿黄察颜观色，“你是灶王爷，说一不二。”

“一个钱也不给！”夏打盹儿拍桌子吼道。

“你想当瓷公鸡，铁仙鹤，一毛不拔呀！”鹅儿黄把酒瓶子抢到手，也瞪起眼睛。

“倒酒！”夏打盹儿大喝一声，“你跟金枝早就稳坐钓鱼船，等我上你们的钩。”

“冤枉！”鹅儿黄尖声叫屈，“我哪一点不心疼你，金枝哪一点不孝敬你？”

“我看不上你们娘儿俩相中的那个狮子狗。”

“人家是大干部的儿子，眼下正打算开个公司，当经理。”

“我看那小子来路不正，不能眼瞧着金枝跳陷阱。”

“婚姻自主，你可别横插一竿子，竖插一杠子，逼得金枝投河上吊！”鹅儿黄知道夏打盹儿胆小，想把他的酒吓醒了。

“那我就一个钱也不给！”夏打盹儿犯起了牛脖子。

“你给不给玉枝？”

“谁听话，我给谁。”

“你想给玉枝多少？”

“五百块。”

“那就得给金枝一千。”

“她是凤凰蛋孵出来的，拿双份儿？”

“玉枝落在乡下，金枝嫁到城里，城乡得有个差别嘛！”鹅儿黄急中生智，想出这句政治术语，也算唇枪舌剑。

“城乡有没有差别，我喝的是井水管不了那么宽！”夏打盹儿不但没有被堵住嘴，嗓门反倒更亮堂了，“我的心是一杆公平秤，对待儿女没差别。”

“难道翠枝儿的压箱子钱也是五百块？”鹅儿黄搬出爱女，使出一个杀手锏。

夏打盹儿打了个愣怔，咽了口唾沫，刚有点清醒，却又被一股子酒气冲昏了头，嚷叫道：“翠枝儿要是迈出门槛脸朝外，也是五百块压箱子钱；不听我的话，也是一个钱不给！”

鹅儿黄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把她找来，你跟她当面锣，对面鼓。”

“找来！”夏打盹儿一副铁面无私的神气，“把金枝跟玉枝都找来，我要训话。”

鹅儿黄遵旨走出去，传唤各奔东西的三个女儿，回家见驾，恭听圣旨。

坡下，玉枝正借月亮这一盏天灯，推着独轮车，来来往往扒土垫坑。

“玉枝，知道你妹子到谁家串门去了吗？”鹅儿黄问道。

玉枝给她后娘一个后脑勺子，明明知道翠枝儿现在谁家，却偏要粗声大气地呛道：“下落不明！”

鹅儿黄被噎得打出一连串饱嗝儿，只得先找金枝，订个娘儿俩同盟。

她一走，夏打盹儿便醉似烂泥，挣扎着进屋去，一条身子搭在炕沿上，鼾然入睡，风平浪静了。

3

金枝秀眉俏眼，聪明伶俐，活脱脱描下她娘的影子。鹅儿黄的昨天，就是金枝的今天；鹅儿黄的今天，就是金枝的明天。鹅儿黄年轻二十岁，娘儿俩照相，共用一张底片。

美中不足，金枝也是小个儿。

前几年，北京的大学到乡下选拔女学员，剧团选拔女演员，饭店选拔女服务员，金枝的家庭出身、文化程度、五官相貌、个人表现都合格；只因身量比人矮一头，不能入选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每一回选拔都像闹一场大病。眼下，挑水的回头过了井，年龄大起来，早已不想上大学、入剧团、进饭店，只盼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丈夫，自己也高人一等。

夏打盹儿在村里有人缘儿，鹅儿黄又能说会道，收买人心；金枝念完初中，回村没下过一天地，一直坐在大队办公室挣工分。近二年，大队办公室裁减闲人；正巧本村有个老花匠退休回家，传授手艺，办起花房，金枝便从办公室转移到花房来，工分不少挣，奖金分外多。她的穿